

從基督信仰看宗教對話

以聖三神學及基督論為基礎

柯毅霖¹

梵二以來，天主教開放宗教對話的胸襟，引來了宗教人士們正面、負面的討論與評價，本文作者為這些神學討論作了綜合介紹，並以聖三共融神學及基督論十字架神學為基礎，指出對話的必要前提，是謙遜和對自己信仰的深切意識。參與對話，毋需背叛自己的信仰，更不應中止信仰或認為它只具有相對而非絕對的價值。宗教對話的目標，是對受苦者的關心，使貧窮人得釋放，讓人類和解。希望通過合一的祈禱，對話的屬靈本性將得以保存和光大。

壹、宗教對話的神學問題

一、現今有關宗教對話的討論

對整個教會，特別是對傳教界而言，宗教對話都是一個熱門話題。對這個問題的反應可謂千人千面、不一而足，但大致可以歸為兩類相反的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宗教對話會導致相對主義，不僅有瓦解基督宗教絕對價值的危險，而且可能消解了傳教工作和皈依基督

¹ 本文作者：柯毅霖神父（Fr. Gianni Criveller, PIME），宗座外方傳教會會士，任教於香港聖神修院神哲學院，教授傳教神學。本文原稿以意大利文寫成，由 Fr. Denis Martin S.D.B. 翻譯成英文，題名“Trinitarian and Christological Bases for a Christian Theology of Inter-religious Dialogue”，本中譯文乃作者請人譯成，並親自修訂。

的必要性。著名新教神學家 E. Jüngel，他對宗教對話了如下重要的評價：

「我認為條條大路通羅馬，但通往上主的路卻很少。新約告訴我們通往上主的路只有一條：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除非經過我，誰也不能到父那裏去。²」

第二種態度卻熱烈贊同展開宗教對話，認為這不僅可以幫助傳教工作，而且可以替代傳教工作。這些作者³通過不同的方法表明，有必要用「天主中心」或「救贖中心」的神學代替「基督中心」的神學。以下引用 P. Knitter 的看法，這與上述 Jüngel 的觀點截然相反：

「應該看到，不僅有許多路可以通往富士山頂峰，而且這些路肯定有所交叉，要想通往山頂，對這些路都要有所借鑒。⁴」

其他採中庸觀點的作者⁵，在努力不偏離新約基督論立場的同時，建議對傳統的基督論進行徹底改造。來自亞洲地區的天主教神學家們，建議應把「歷史上的基督」與「宇宙中的基督」嚴格區分開來：前者是基督宗教的創始人，既然是位歷史人物，就僅是衆多宗教先知中的一位；後者則是宗教、人類和整個宇宙的終極實現（the ultimate fulfillment）。

從上面的簡單敘述中，大家可以清楚地看見，基督論問題是辯論中的核心和決定因素。其中隱含了基督論中兩個明顯相

² E. Jüngel, *L'esito della Teologia: Dio è altro dall' uomo*, in *Il Regno Attualità*, 2, 1987, p.39.

³ 持這種看法的包括 P. Knitter、R. Pannikar、J. Hick、D. Cupitt、W. C. Smith 等天主教和新教作者。

⁴ P. Knitter, *La Teologia Cattolica delle Religioni a un crocevia*, in *Concilium* 1, 1986, p.139.

⁵ 包括 H. Küng、A. Pieris、J. Balasuriva、G. M. Soares Prabhu、I. Puthiadam 等。

對的側面。一方面，是逾越奧蹟宣講（*Paschal Kerygma*）的絕對價值觀，認為絕對不可以把基督的奧秘與人類的整體盼望隔離開來，基督中保是唯一的救贖之路。另一方面，則是吾人對探索、體悟絕對真理的宗教經驗，懷有極大的敬意和信任。

二、教會在宗教對話中的積極態度

天主教訓導當局已經發佈過幾次明確支持對話的聲明，特別是「宗教對話宗座協會」發表的兩項文件。第一項文件發表於 1984 年，題目是「教會對其他宗教信徒的態度：有關對話與傳教的反省和指引」。在此文件中，對話與傳福音一起被視為教會的使命。

第二項文件發表於 1991 年，題目是「對話與宣講：有關宗教對話與宣講基督福音的反省和指引」，其中主要提供了一些術語的解釋。使命與福傳被看成是總括教會整體行動的同義詞。

根據第二項文件，教會傳福音的使命包含各種活動，其中包括了對話與宣講。這兩種活動不同，有各自不同的地位和價值。宣講自然是基礎，是傳福音工作的中心和頂點，因為整個教會傳福音使命的目的，就是為了讓人們相信耶穌基督。此文件對其他宗教持極其開放的態度：其他宗教的信徒都能夠被基督所救贖，不是與他們從屬的宗教無關，反之，正由於他們虔誠實踐其宗教生活，而且很奇妙，有時正是歸因於這個宗教的結果（n. 29）。在 J. Dupuis 看來，最後這點的肯定，在教會訓導中是全新的⁶。

還有，一些幾年以前會被認為是幾乎不可能的非常事件出現了，標誌著官方在對話領域踏出新的里程。這裡我們只提及

⁶ J. Dupuis, *Dialogo e annuncio in due recenti documenti*, in *La Civiltà Cattolica*, 2 Maggio 1992, pp. 221-236.

最重要的幾件。1986年在Assisi的祈禱聚會；紀念Assisi這次祈禱會十周年的1996年10月的Trastevere會議；1995年夏天在台灣高雄佛光山寺院舉行的以「佛教與基督教：異同之處」為題的會議，由F. Arinze主教和德高望重的寺院住持星雲大師共同組織及籌備。

1986年的Assisi祈禱會以其強烈的象徵性和號召力，引起世界的廣泛注意。受到該會議精神的感動，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於是積極鼓勵宗教對話。1986年12月22日，教宗曾在羅馬教廷談起Assisi會議及其精神，回答了教會內部的指責，澄清了人們的疑惑。在我看來，他的回答是他就宗教對話發表過最重要的講話之一：

「教會的使命就是要竭盡全力（包括傳揚福音、祈禱和對話）來解決人類的爭端和分裂……。對於在Assisi舉行的聚會可視為在梵蒂岡大公會議中所提議及擁護的，關於合一關懷及宗教對話所預設和指示的一次清楚的示範、實際的學習，及人人都懂的教理班。天主教會的身分和教會對自身的認識，都通過Assisi這次聚會得到了增強。確實，教會以及我們所有的人，都因此更清楚地理解到天主所交付給我們關於合一與和解這奧秘的真正含義，當耶穌獻上自己的生命時，是第一位實踐了這種合一與和解，祂『不但為猶太民族，而且也是為使那四散的天主的兒女都聚集歸一』（若十一52）。⁷」

我們從教宗的這段話中、從他富有象徵性的姿態，及對話秘書處的文件看來，可以窺見對話的必要性，得到了重視及辯解，為今後普及對話打下了基礎。

⁷ *La Traccia*, 11, 1986, pp.1403~1407.

三、宗教對話：目前的憂慮

近來神學家關於對話的論調似乎稍有改變，更為慎重、更為低調⁸。請參閱 *La Civiltà Cattolica* 中以「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關係」為標題的系列評論⁹、H. Waldenfels 發表在 *La Civiltà Cattolica*¹⁰ 上的一篇文章，以及 Ratzinger 樞機主教¹¹ 寫的一篇頗為嚴厲的論述。在承認宗教對話有益的同時，這些文章亦指出了對話的風險、困難、危機和局限性，特別是考慮到對話可能是從背叛基督信仰中的基本信理為神學前提。

這些批評者指出最壞的情形是：對話會導致宗教多元論和現代折衷主義傾向，成為現代相對主義的一種形式和信仰懷疑的犧牲品。

四、宗教對話的神學問題

難道宗教對話真的會像「新紀元」這種折衷論極端形式而導致相對主義嗎？為從正確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做出下列各種區分。

首先，我們必須把「宗教對話」和「宗教神學」區分開來。

⁸ 同一通諭 *Redemptoris Missio* (1990)，雖然承認宗教對話有價值，卻認為這種價值次於直接傳播福音。請參照 Dupuis, *op.cit.*, pp.222~227, 233~236。

⁹ *La "specificità" del cristianesimo*, 1995年9月16日, pp. 457~471；*La teologia cristiana delle religioni*, 1995年10月7日, pp. 3~16；*Si può Parlare di <<rivelazione>> nelle altre religioni?* 1995年10月21日, pp. 107~119；*Il dialogo interreligioso*, 1995年9月18日, pp. 319~332；*Il dibattito sul dialogo interreligioso*, 1996年1月20日, pp. 107~120。

¹⁰ H. Waldenfels, *Pluralità Delle religioni*, in *La Civiltà Cattolica*, 1995年12月16日, pp. 537~550。

¹¹ J. Ratzinger, *La fede e la teologia ai nostri giorni*, in *L'Osservatore Romano*, 1996年9月1日, pp. 10。

雖然兩者在某種程度上是相互聯繫的，但它們完全不同。宗教神學包括對其他宗教作神學解釋，了解其他宗教在天主教視野和基督救贖中所起的作用。

再者，我們必須把「宗教對話神學」與「非基督宗教信徒獲得救恩的神學問題」；以及「宗教對話神學」與「解放神學提出的問題」仔細區分開來。儘管有些宗教對話的倡導者（如 P. Knitter¹²，A. Pieris 和 T. Balasuriya）也支持在亞洲開展解放神學。當代教會對宗教對話的認識及發展，與先前廣泛流行的觀點及後來的現代相對主義毫無關係。

如果要標明一個日期，那麼可以說是從教宗保祿六世 1964 年的《教會通諭：有關對話的通諭》（*Encyclical Ecclesiam Suam: the Encyclical of dialogue*）開始的。當然，這項文件的目的並不是要開展宗教對話，但從那時起，教會開始對其他宗教採取新態度，這種態度不斷發展，隨著大公會議的召開而逐漸成熟，終於「出現了『對話』這個名詞，而且從其出現之日起，就開始作為一個名字、一種理想，在大公會議和教會宣言中被廣泛使用。¹³」

要理解宗教對話的價值，應記住教會在這個方向上邁出的第一步，比如《教會通諭》（*Ecclesiam Suam*），以及宗教對話的先驅，如保祿六世和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的其他突出人物。我們還應該將宗教對話的具體問題與非基督宗教神學、解放神學、宗教多元論、當代宗教折衷論、相對主義等區別出來。只有區分清楚之後，才能避免將宗教對話與不屬它的問題混為一談，避免用它所不存在的缺點來指責它。

¹² Paul Knitter 不是亞洲人，但是他作為 SVD 的傳教士在亞洲工作了一段時間。他的理論主要受亞洲宗教形勢的影響。

¹³ 《教會對其他宗教信徒的態度》，載於 *Bulletin*, 2, 1984.

五、兩個不同的方向和目標

我認爲宗教對話同時沿兩個方向進行，它們呼應著兩個不同但又互補的目標。

第一個目標是根本性的：它以信仰爲起點，根據神學原則來考慮對話的合法性。這種方法是演繹性的，因爲它從基督信仰神學出發，而且必須保持對這些原則的忠實。第二個目標是內容方面的，直接面對其他宗教。在對話神學領域，基督信仰直接與其他宗教傳統面談、互相比較，要考慮它們的相應、相似、差異和對立之處¹⁴。也可以選擇教義或基督徒生命的某一個特殊層面（比如天主的超越性和唯一性、聖三的信條、愛的誠命及倫理、禮儀、隱修生活等方面），通過比較，我們可以就基督信仰與其他宗教的關係和區別進行研究。

對話神學的第二個方向，要求對基督信仰和其他宗教都有一定的了解，能夠進行一定的相互參照。這需要進行跨學科研究。因此，諸如現象學、宗教哲學、文化人類學等，都有很大的幫助。最後一點很富挑戰性，就是需要聯合實地考察，需要在具體經驗的基礎上進行交流。這個過程可稱之爲歸納法，因爲它是從個別事例開始，從多元宗教經驗出發來討論的。

這兩種步驟都是合法的、有效的，但正如我們所預料，也都有其局限性。演繹法的危險是停留於空泛的神學前提，失去與其他宗教具體接觸的經驗。歸納法面對的危機是會變得極其分散，以至無法達到與基督信仰的教義相符的神學結論。

正是在這個領域，傳教士能夠發揮很好的作用，能夠通過他們的經驗形成一個「全球神學」，它的神學方法包括了對話

¹⁴ 關於筆者在台灣中部南投縣一個佛教寺院長達兩周的對話經歷，請參照 *Mondo e Missione*, Marzo 1994。此文被譯成多種文字：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法文和英文。英譯刊在 *Sunday Examiner*。

的實踐及其後的反省。

六、宗教對話的神恩和牧職

在筆者看來，儘管對宗教交談的議論很多，有人危言聳聽，有人積極支持，但在實際中，卻很少有人身體力行地進行對話。筆者在台灣一個佛教寺廟中的一點有限經歷，在台灣島上幾乎是絕無僅有的。而台灣是進行對話的理想地方，特別是與佛教徒尤為方便。但在我認識的亞洲傳道人中，雖然很多生活在完全屬於其他宗教的人群裏，但真正俯下身來進行對話的人卻少之又少。

我們並不缺少好的神學理論和官方文件，但對話神學中仍然存在著幾個問題亟待解決。首先是對話和傳教關係的問題，以及對話和宣講基督的張力。在這方面，我相信最關鍵的，不在於找不到神學理論上的答案，也許我們永遠不會找到一個能夠說服一切人的神學理論。總會有人強調福音宣講的緊迫性和獨特性，其他人卻擁護宗教對話的尊嚴和應有的地位。

既然如此，比起神學方案，我們需要的是更多的實際經驗。如果有一天，傳教和對話的實踐既廣泛又有效，我們當然會從這些經驗中總結出方針來，會從中找到解決問題的正確神學方案。或許基督徒需要像「先知」那樣，實實在在地經歷有意義的宗教對話。教會應將對話看作是來自上天的恩賜。將這種恩賜活出來，會像明燈一樣，照亮對話的參與者，照亮教會以及其他宗教的信徒。在教會的傳教工作中，應該將對話的恩賜和使命進行更清楚的界定，必須有人以進行對話的方式，為教會和其他人服務。捨此不為，無論發表多少文章，提出多少呼籲，宗教對話仍然只是局限在神學討論中。

我們並不是要不合情理地過份強調實踐的重要性。仍然有必要去發展一個能夠確切指導對話的神學理論，以便在教會中

將對話作為恩賜和使命實行起來，並且牢牢地建立在信仰的基石之上。

七、對話神學與十字架神學

在前面筆者曾提到最大的絆腳石，是基督的絕對性這個吊詭：「我們卻是傳被釘在十字架的基督。為猶太人是絆腳石，為外邦人是愚莽……」，「因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格前—23；二2）。

應該對基督論（特別是所有神學中基督論色彩最濃、最為複雜的十字架神學）和對話神學的關係進行研究。似乎長期以來，十字架神學或是被忽略，或是被作為對話神學的對立面來考慮。現在需要在十字架神學（基督論的堡壘）和對話神學之間建立關係，這將防止對話神學妨害基督論；否則，長此以往會抹殺基督信仰的核心奧秘。

另一方面，這關係也會防止十字架神學變成「偏狹的基督論」（Christological Straits），H. Von Balthasar 曾在一篇文章中對 K. Barth 的思想進行了批判綜合，其中使用了這一術語。若按著 Barth 的解釋¹⁵，*Solo Christo*，*Sola Scriptura*，*Sola fide* 這樣的標榜必然會導致對其他所有宗教經驗的抹殺。

但在十字架神學和對話神學之間，應該建立一種怎樣的關係呢？本文的第二部分將解答這個問題。

貳、十字架神學與對話神學

一、作為基督信仰神學的十字架神學

有時，人們會對十字架神學產生誤解，對其中的基督信仰

¹⁵ H. U. Von Balthasar, *La teologia di Karl Barth*, Jaca Book, Milano, 1985.

理解片面，產生偏見。十字架神學，又稱基督被釘或被棄的神學¹⁶，只有與基督的復活連結起來才有可能真正理解。基督信仰的核心，可由新約的宣講（Kerygma）最清晰地表達出來：「你們釘在十字架上的這位耶穌，天主已經立祂為主，為基督了」（宗二 36）。

十字架神學，依筆者看來，正是由初期教會的宣講所發展出來。再者，十字架讓我們知道聖三愛人類的深度¹⁷。因此，十字架神學是基督信仰的核心。

二、天主的含忍

耶穌的十字架，使我們不可能僅僅根據人的看法來塑造天主的形像。「從來沒有人看見過天主，只有在父懷裏的獨生子將祂表明出來」（若一 18）。新約見證，十字架實質地將天主作為大父表明出來。在《若望福音》中，十字架被看成是光榮父，即光榮「阿爸」（若十七 1~6），如耶穌所稱呼的。

保祿的〈基督論讚歌〉（哥一 15；弗一 3）進一步闡述了被釘的耶穌與父的關係。天父（弟前一 2）「祂願意所有的人都得救，並得以認識真理」（弟前二 4）。確實，在書信中保祿繼續寫道，耶穌基督「奉獻了自己，為眾人作贖價」（弟前二 6）。

天主普世救恩的計劃真是有實效的。應該如何判斷這種實效呢？Y. Raguin 說道：

「天主通過耶穌道成肉身，發生在人類歷史較晚的階段上，至少在我們看來是如此。每個國家都有其宗教領袖和先知。當基督來到我們中間，祂並沒有四處奔跑，好像

¹⁶ P. Coda, *Evento Pasquale, Trinità e Storia*, in *Città Nuova*, Roma, 1984, p. 12.

¹⁷ B. Forte, *Trinità come Storia, Saggio sul Dio Cristiano*, Roma, 1985。

在趕時間。實際上祂有充足的時間，從來沒有表現出整個世界的救贖完全依賴於祂個人奮鬥的樣子。但祂知道自己帶給人類救恩¹⁸。」

祂的追隨者也應像祂那樣，充滿自由而樂於奉獻地生活、傳道。對話正是表達了這種源於基督的自由和奉獻。具體的時間和季節只有天主知道。秘書處 1984 年向非基督徒發佈的文件中描寫到，救恩將按著「天主的含忍而來……，祂自有旨意，沒有人能夠改變祂的行動節奏。¹⁹」

天主的含忍這個主題，在舊約中已經出現，又由新約的諸位作者以特殊的方式進行發展。他們承接了這主題，在基督的死亡、復活的背景下，進行了更為深刻的闡述。這兩個事件啟動了人類歷史的最後階段，被認為正是天主忍耐的目標。同理，基督的死和復活又開始了一個等待的新紀元，成為顯示天主含忍的新起點²⁰。

新約中談到天主含忍的篇章有兩種：第一種²¹指出基督誕生前的時期。第二種試圖為基督再度來臨（Parousia）的延遲尋找神學意義。在這段耽延的時期，主因為「不願任何人喪亡」（伯後三 9）而忍耐。

因此，「應以我們的主的容忍當作得救的機會」（伯後三 15）。忍耐的時間就是救贖的時間²²。天主含忍結出的果子就

¹⁸ Y. Raguin, *Evangelizzazione e Religioni Mondiali*, in *Concilium*, 1978 年 4 月，pp.89~90.

¹⁹ 《教會對其他宗教信徒的態度》，載於 *Bulletin*, n. 44.

²⁰ Cfr. A. Sacchi, *La Pazienza di Dio*, 於 *I Quanderni di Infor-Pime*, 36, 1982 年，p. 36.

²¹ 如：羅二 3~5；三 25~26；九 22~24；伯前三 9~15。

²² 參見：伯後三 9~15。

是信者也向眾人忍耐²³。根據《希伯來書》，忍耐就是信德，體現在應許實現之前所懷的信心（六 11~15）。在《雅各伯書》中，忍耐被描述為基督徒生活的一種核心德性：

「弟兄們啊，你們要忍耐，直到主來。看，農夫多麼忍耐，期待田地裏寶貴的出產，直到獲得時雨和晚雨。你們也該忍耐……我們稱那些先前堅忍的人，是有福的：約伯的堅忍，你們聽見了；上主賜給他們的結局，你們也看見了，因為上主是滿懷憐憫和慈愛的。在雅各伯這篇充滿份量的言辭中，天主的含忍被視為是祂的憐憫及慈悲的同義詞。」（五 7~11）

天主的含忍這個聖經主題在有關宗教對話的神學反思上有特別的啓示。天主所顯示的忍耐、憐憫和慈悲，當判斷歷史和人類作為時，就是要求信者同樣有忍耐、有憐憫、有慈悲。因此，忍耐並不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品質。相反，這種品質認同了天主的思維方式，需要很深的靈性成熟為根基。宗教對話首先需要我們用含忍的心來看待交談對象的屬靈身份。宗教對話，如果借用 P. Monchanim 的一個說法，就是需要像「地質學般的忍耐」²⁴。忍耐需要我們死於自己，與我們自己定的時間表、期限和安排保持距離，卻安心等候「時雨晚雨」。

忍耐意味著把自己完全交托給天主，因為只有天主是歷史的主人，只有祂知道救贖的方式。確實，受難的基督向人類所顯示的愛心是我們最為光耀的榜樣。在十字架上祂放棄了了解命運奧秘的欲望，而是把自己完全交付於天主所安排的時間

²³ 參見：得前五 14。

²⁴ Cfr. P. Rossano, *Teologia e Religioni, un problema contemporaneo*, 載於 Latourelle R., O'Colins G., *Problemi e Prospettive di Teologia Fondamentale*, Queriniana, Brescia 1980, p. 373.

和方式。

總結來說，天主含忍、信徒忍耐的神學價值通過十字架上的耶穌完全向我們展示出來。耶穌是含忍的最高榜樣。

三、默西亞的秘密

「默西亞的秘密」深深地標誌著《馬爾谷福音》。耶穌的真正身分、祂使命的意義、祂話語和神蹟的價值只有在十字架上才顯露出來。耶穌的神蹟和話語的深刻意義，不是由自身來說明，而是在釘十字架那個頂峰時刻顯明了。只有在那個時刻，「默西亞的秘密」才被揭示。這個秘密沒有顯示給司祭和經師（宗教官員）、路人（準備去耶路撒冷過逾越節的虔信者），或是與祂同釘的兩個罪犯。所有這些人都譏諷祂，叫祂從十字架上下來，指望這樣的奇蹟造成轟動的效果，讓他們看見就可相信了。

這些人的宗教意識建立於外在表現、奇觀、強權以及好勝之上，他們被這種狹隘的觀點所禁錮住了。耶穌拒絕了這種宗教；相反，默西亞的秘密，卻揭示給了一個在當時在正統看來並非虔信的人，一位羅馬的百夫長，一個外邦人。他見證到黑暗降在耶穌身上，也降在這個判祂為罪犯的世界之上。正是這個人聽到了被離棄及步向死亡的耶穌在喊叫。

就在這時，也只有在這時，在黑暗中，完全孤獨無助、被離棄的耶穌正被吞噬時，站在遠處的這個無名軍人，這位敵國的外邦異客，宣布了耶穌奇妙的身份：「這人真是天主子」（谷十五 39）。這是第一部福音《馬爾谷福音》的頂峰。

默西亞的秘密是通過 *Sub Contraria Specie* 的方式顯示出來的，正是這種方式相反著一般司祭、經師、路人和另外兩個罪犯的期待。只有十字架、十字架的恥辱，以出乎意料的方式向出乎的意料的人揭示了默西亞的秘密，即耶穌真正的身分。

耶穌曾長久並細心地引導門徒了解祂的奧秘。在《馬爾谷福音》及《路加福音》的第二部分，耶穌不再施行神蹟，而是集中精神，並以明確及堅定的語氣來教導祂的門徒。但他們並沒有理解十字架的奧秘，因此默西亞的秘密並沒有向他們揭示。

當我人試圖在宗教對話神學的背景下闡釋耶穌的形像時，相信對默西亞的秘密和十字架上耶穌的反省是特別有所助益。只有通過十字架，耶穌才顯出祂的身分；意謂不可能把耶穌化約成宗教概念、或任何抽象的解釋範疇。

固然在宗教神學和對話神學的領域，這種做法不單可能、合理，甚至是必然的結果；就像，以基督為解放者（宣揚天國而不是祂自己），就會想到 P. Knitter；提起宇宙性的基督，就會想到 R. Pannikar 和 T. Balasuriya；提起基督，歷史所預示的那一位，就會想到 W. Pannenberg；提起批判催化者基督（Christ the critical catalyst），就會想到 H. Küng；提起作為永生聖言的基督（與納匝肋的耶穌相區別），就想起 C. Molari 等等²⁵。

但無論如何，我們都不能偏離作為神學中心的十字架，是十字架向我們顯示出耶穌的身分。任何一種對耶穌身分的神學闡釋，任何歸於祂名下的向度或功能，都不能離開十字架。關於宗教對話的基督信仰神學，情形同樣如此。所以一定要避免如下的情形，就是在我們尋找滿以為聰慧的解答中，「基督的十字架失去效力。」（格前一 17）

因著十字架而彰顯的默西亞秘密的神學價值，如果與初期教會「聖言的種子」這個概念聯繫起來看，就會更加清楚。「種子」在聖經中具有深刻的含義。在對觀福音的許多比喻中，種子都是「聖言」（路八 11）、「天國」的同義詞（谷四 31）。

²⁵ 有關這些作者，請參見我有關信理神學的論文 *Fondamenti teologici per il dialogo interreligioso*, Napoli, 1990.

在《若望福音》中，耶穌將自己的使命比喻為只有落在地裏死了才能結出子粒來的麥種（十二 20~24）。在《伯多祿前書》中可以看到，那不死的種子能存留至永遠，正是「傳佈給你們的福音」（一 25）。

總之，在新約中，種子在不同時候可意謂是天主的聖言、所傳的福音、天主的國，或受死的耶穌。在所有這些意象中，種子都充滿了積極的能力。一切種子中最小的必將長成為所有植物中最大的。種子（即聖言、福音、耶穌本人）雖然起初很小，但必將發展壯大。這裏的小與大推論不單是部分之於整體、百分數之於全部、個別比所有、一小塊彩片比之整幅鑲嵌細工的圖案。不是！種子具有發展、重生、變化、長成植物的內在力量。也許，正是由於這種生與死的鴻溝，種子才會有再生的生命力。因此，耶穌用「結果實的種子」這個有力的表達，來預言祂即將到來的死亡和復活。

聖言的種子遍佈世界各地的民族和宗教之中；應該從新約的背景來考慮這種情況。這些種子並不像是難以賦與任何神學意義的零散碎片，而是具有內在生命力量的個體，象徵著十字架、聖言、福音，甚至耶穌本人的內在法則。作為聖言的種子，它們也是基督的種子。

聖言的種子不僅與人類的宗教追求相關，它們更表達出在芸芸宗教中的真正基督論。在某種意義上，種子指示著十字架的奧秘臨在於一切人類現象、各種宗教經驗和宗教傳統中。正如耶穌在福音書中要求了默西亞成為秘密，那麼廣佈在非基督教世界的聖言種子也具有了隱藏及秘密的特徵。聖言的種子只有在十字架光照下，根據 *Sub Contraria Specie* 的規律，才揭示出基督的臨在。耶穌親身經歷了十字架上的恥辱和痛苦：朋友的背叛、眾人的假見證、審判官的偽善、士兵的折磨、被定罪的不公、人群的嘲弄、被釘的痛苦、不僅被追隨者所棄也被天

主捨棄，酣飲著完全的孤獨、羞辱及無助。

任何人類的苦難都可與耶穌的苦楚聯繫起來。通過這一切苦難，耶穌最大程度地顯示出聖三的互愛：在祂被離棄的深淵之中，耶穌完全信任地順服聖父，把自己交托予祂。耶穌在十字架上把生命獻給世界，正好像為羊捨命的好牧人，在祂自我奉獻的那一霎，顯示了我人所能想像的最偉大愛情。聖言的種子正是撒在痛苦中仍然完全信靠天主的人和團體，撒在能夠完全獻上自己的人身上。在這種背景下，耶穌受難前最後說的一段話（有關最後審判的一段記載，瑪廿五 31~46），才能被意會到其豐富的神學內涵和救恩之道。釋經者若只從自然倫理的角度來下註腳，就無法捕足其戲劇性鋪陳的神韻，也解釋不到它富有革命性的結論。

四、十字架的宗教批判

在十字架底下，默西亞的秘密由一位羅馬百夫長揭示出來，而這人是猶太民族的仇敵、被正統宗教排斥在外的人。據對觀福音記載，在耶穌斷氣之時，聖所裏的帳幔從上到下裂為兩半（谷十五 38 以及其他福音的對應章節）。耶穌進入了只有大司祭才得進入的地方，打開了通往新的至聖所之路（希九 8），並第一個進入其中（希十 19~20）。神學家 J. Moltmann 和 P. Coda 對被釘的耶穌從猶太宗教中「被棄」這個主題進行了比其他學者更多的研究。他們闡明了耶穌如何克服了一切宗教排他性，擁抱著每個人。祂是以被天主詛咒的形式死去的，替我們成為罪（格後五 21），在城門外受苦（希十三 12），被排斥在天主子民之外、聖城之外、葡萄園即以色列之外，及被天主所祝聖的境地之外。

這樣，被釘的耶穌沉浸於至聖的臨在，因而超越了猶太宗教的局限。他使猶太人和希臘人「阻隔的牆壁」（弗二 14）拆

毀。祂叫亞巴郎的祝福遍及整個人類（迦三 14）。這樣，基督成功地與以色列內外、在教會有形結構之外的人建立關係。因此，基督信仰中對話神學的起點是正如《希伯來書》所言：「我們也當離開營幕，到祂那裏去」（希十三 13）。「讓我們走向被釘、被棄的耶穌基督，不但不再否定、譴責其他宗教，反而將之作為神學反思的廣泛領域。²⁶」

然而，我們必須知道，在新約的衆多作者心中，基督的十字架被排斥「在外」是指被排斥在猶太宗教「之外」。只是後來才把十字架和猶太教的關係與十字架和各個宗教的關係相對應。以筆者看來，可以將十字架與猶太教的關係類推到十字架與各宗教的關係，原因有二。

第一個原因建基在新約中的一致肯定上：即耶穌的十字架是伸向所有人類。對觀福音中所說的耶穌是為「多人」贖罪（瑪廿六 28 以及其他福音相應的章節）是指為大眾，即所有民族贖罪²⁷。他已經「為每個人嘗到死味」（希二 9）；天主為我們衆人將祂的兒子交出（羅八 32），祂捨棄自己為衆人作贖價（弟前二 5~6），十字架上的耶穌將吸引所有人歸向祂²⁸。因著十字架伸向所有人、吸引所有人當然不僅停留在言語上，而是一件真切、實在、有果效的事。正如在梵二大公會議中的《現代世界憲章》所強調的：「我們必須堅信，天主以其獨有的方式，因聖神使所有人都有機會成為基督逾越奧蹟的分享者」（G.S. 22）。以筆者看來，以上的反省並不只是對憲章粗枝大葉的註釋，沒有實際的效用；相反，這闡釋反映出憲章決議的重要性

²⁶ P. Coda, *Evento Pasquale. Trinità e storia*, Roma, 1984, p. 64.

²⁷ G. Barbaglio, *Il Vangelo di Matteo*, in AA. VV. *I Vangeli*, Assisi 1985, p. 564; G. Nolli, *Evangelo secondo Matteo*, Città Del Vaticano 1988, p.803.

²⁸ 若十二 32：「當我從地上被舉起來時，便要吸引眾人來歸向我」。

和透徹性。

要把十字架與猶太教的關係延伸至十字架與眾宗教的關係，其第二個原因是：以十字架神學作為思考路徑可讓我們對宗教重新反思，使我們得以一個新的、辨證的方式重新思考信仰和宗教的關係。基督死時被排斥在傳統的宗教之外，他一直堅持反對虛偽的宗教信仰，與當時的宗教（與政治掛勾的）權威產生了致死的衝突，他的被釘十字架是個戲劇性的終結。耶穌反對、並揭露出「宗教虔誠很容易退化為沒有根據的假設」，正如西滿家那位罪婦的故事（路七 36~50）或有關法利賽人和稅吏的比喻（路十八 9~14）等所顯示出來的。

耶穌嚴厲地批評那些淪為虛偽和表演的宗教、缺乏真誠而危言聳聽、拘泥於個人或社會習俗、自以為是、墨守成規、甚至危害人類（谷七 1~3 以及其他福音的相應章節）、或尋求政治地位（對照：路十一 46）。耶穌繼續將淪為意識型態的宗教面具揭開，就是假借天主和律法的名義標榜自己，拘泥於律法的文字、而不尋求律法的精神，想以權力凌駕於他人之上，卻扭曲了合理的宗教期望，及無法適應新的思維。

總結來說，耶穌譴責由於過分宗教熱誠而引致的內心頑硬不仁²⁹。在福音書中，我們經常看到耶穌站在被宗教排斥的人群那邊：罪人、稅吏、患痲瘋的、妓女、病人、傷殘的、附魔的及小孩子.....等等。心硬的結果就是對那些本來需要去寬恕、去歡迎、去愛的人，加以排斥、迫害。堂而皇之的宗教形像和宗教等級在這裏扮演了重要角色，人因而失去了最為珍貴的東西：愛。

耶穌並不符合當時的人們對於默西亞的期望，祂是不同的。福音書中對耶穌與神職人員之間的批抨、抨擊和爭論的描

²⁹ 參閱：谷三 5；十二 13；路六 10。

述不在少數。正是這種令人痛心的分裂，導致了幾個月後對耶穌的狂暴攻擊，並要處決祂。

同樣，今天所有的宗教，無論是基督宗教還是其他宗教，都面對著同樣的危機，就是正在變成違背人類真正福祉的意識型態。在基督宗教和其他宗教中找到這樣的例子多得很啊。甚至在 1990 年代，宗教還經常帶來折磨和死亡，而不是拯救與生命。在今天，世界各地由於宗教壓迫而發出的呻吟，正如 400 年前 Nicholas Cusano 所寫的那樣，已上達到天主的寶座前³⁰。

然而，筆者並非沒有意識到，宗教也有許多可以肯定的方面和特點。但宗教性既然是人的現象，就有歧義的可能，蘊含著負面因素。宗教意識型態甚至可能發生畸變：「時候將到，凡殺害你們的，還以為在侍奉天主」（若十六 2）。有關宗教和宗教間的暴力問題，無論進行對話的是基督信仰神學，還是對話本身，都是無法迴避的。

依筆者看來，能夠進入問題核心正是十字架神學，它是不同宗教的信徒相互對話所不可缺少的，儘管它有時候可能讓人感到不舒服。耶穌被視為宗教仇敵而被釘的十字架，能夠超越一切的宗教的特殊性。同時，它向各宗教開展，以其內涵吸引它們，判斷它們，潔淨它們。十字架具有將真信仰與宗教偽善區別出來的力量。

五、十字架下的對話？

十字架神學是開放地邀請所有參與宗教對話的人，去克服裹足不前，也放棄自以為是的偏頗。我們既站在十字架下，就不能再躲藏在宗教的背後。我們應離開營幕，到祂那裏去（希十三 13），不再從正在變成意識型態的宗教中尋求安慰。參與

³⁰ 援引自 *De Pace fidei*, 由 H. Waldenfels 引用, *Gesù Cristo e le grandi religioni*, Napoli, 1987.

對話的人都被請來「瞻望他們所刺透的」（若十九 37），其中所要求的是一個能內心不斷皈依，勇敢地接受改變，謙遜地地接受批評的胸襟。

在十字架下進行對話會成為「互為福音化的過程」（a reciprocal evangelization），因為彼此的信仰會更加淨化，行動變得更為真誠。基督吸引眾人，使不同宗教的信徒進行對話，但我們對於這種交談最終會達致甚麼效果，並不是特別清楚。若望保祿二世曾表示過這種可能性：「非基督徒信仰的虔誠……可能會令基督徒感到慚愧」³¹。在十字架下沒有人是師傅，每一位都不過是門徒，首先是基督的門徒，其次是彼此的門徒，無論他們是屬於那個宗教。

在十字架上，天主通過被釘的耶穌彰顯出自身的脆弱，可以被傷害，和祂要以 *Sub Contraria Specie* 的形式來揭示自己的決定。在十字架下，對話也顯示出它的局限和弱點。宗教間的對話常常顯得根基不牢：有時動機矛盾，彼此多有偏見而了解貧乏，再者不是常有清晰規範了的目標。對話中經常會出現很強的疑心和恐懼，教會內外都是如此。教會內部擔心對話會在真理上讓步，或逐漸蛻變為折衷論或宗教無差別。其他宗教的人有時對交談不熱心、不參與或有所保留，是因為害怕對話只是一種為迎合時尚而進行的改教方式。有意義且卓有成效的宗教對話確是鳳毛麟角。大多數的嘗試都顯得膽怯，效果不彰，有時甚至認為只不過是海市蜃樓的追逐。

客觀來說，宗教對話似乎面對著一個沒有答案的兩難境地。據筆者了解，問題的徵結在於宣講耶穌基督的必要性和對話的本質之間的關係。現在看來，在某種重要的意義上，對話與傳福音之間確實存在著不可調和的分歧。「宗教對話」不能

³¹ *Redemptor Hominis*, n. 6.

迴避「基督十字架所帶出及定下的判斷」。事實上，「宗教對話」存在著一條底線，超乎此，「宗教對話」就無法觸及「被釘基督的意義」了。

十字架的羞辱和愚笨，若與對話的要求比較，應該具有優先性。但這並不意味就可將對話束之高閣，或對話是件不可能而且無益的事，只不過承認對話也有其局限性，正如所有的宗教活動和神學討論都存在著局限性一樣吧了。

對話既是可行的，又是必要的，因為它不是在抽象的體系和宗教理論中埋首，而是在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靈裏展開。這些宗教信徒會有意或無意地受到基督十字架的感動和吸引，加入那些像耶穌一樣分擔人類苦痛的有心人中間。

六、針對解放的對話？

通過耶穌基督，天主不僅降生成人，而且成為嬰孩，成為平凡人的兒子，與貧窮人為伍，和受壓迫的人站在一起，祂謙遜，遭受了被釘十字架的恥辱。

耶穌確實是個憂患之人，祂的福音也是苦難的福音³²。被釘的耶穌，面容憔悴、頭戴荊冠，被帶到迫害祂的人面前。比拉多說：「看，這個人」（若十九 5）。確實，他們所看到的這張不悅目、「人們掩面不顧」（依五三 3）的面容，正是受難百姓的臉，是世上所有被釘者的臉，從這張臉上能夠看到整個人類的苦難。

沒有一個人受的苦楚，不與被釘的基督相結合，或不已被祂所承擔。耶穌事實上與整個人類歷史中所有被釘十字架的人站在一起。在這十字架上，人與人的一切差異都消失了。在十字架上，基督最完滿地實現了他所選擇的人生目標：「向貧窮

³² B. Forte, *Gesù di Nazaret. Storia di Dio, Dio della Storia*, Milano, 1981, pp. 262~266.

人傳報喜訊，向俘虜宣告釋放，向盲者宣告復明，使受壓迫者獲得自由」（路四 18~19）。

在今天，「背起我們的十字架跟隨耶穌」意味：像祂那樣作出抉擇，與被辱、被壓迫、被處死的人站在一起。今天我們從那些與基督同釘在十字架的人身上看到基督的面容；基督在平凡人的苦難中顯現。

可以肯定，即使那些並沒有明確認識基督的人們³³，當他們向貧窮人付出愛心，跟欠缺者休戚與共時，就已與基督相遇，受基督讚許了。因為正是被釘的基督，在判斷著每人世上的責任、是否與惡為伍、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他人的痛苦；正是耶穌的苦難讓我們不得不面對罪、傲慢、不公和權力的可怕後果。人類中許多手足所遭受的苦難程度，很多時就像基督本人曾經承受過的如出一轍。

苦難，一方面揭示了基督十字架的真實性，而且祂與受苦的人憂苦與共；另一方面，苦難也構成了人類和宗教的一個沉重包袱。

宗教間的對話，如果不面對這個挑戰，對受害者的呼聲置之不理，不與貧窮者、受壓迫者站在一起，那麼將是一個悲劇性的錯誤。這種對話也將不再有神學意義，對基督徒而言，也不再有可信性。十字架神學正是防止了對話變成一種僅僅局限於學術的玩意，一種沒有果實、滿足於自身的活動。十字架神學指出，宗教對話者的共同點是對受難者的認同，這將成為各宗教共同關心的神學交匯點。面對著一張張受苦的面容，交談不再僅是一種討論，甚至不再是宗教權威的首腦會議，而是共同的委身，標誌著人類得到解放的希望和遠景。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本人曾說過：

³³ 請參見：瑪廿五 31~46：「主啊，我們甚麼時候見您餓了……」。

「人本身是教會要完成其使命的首要途徑。我們要處理的不是普遍抽象的人性，而是真實的、具體的、在歷史中的個體。我們要與每個人接觸，因為任何一個人都被包含在救贖的奧秘中。³⁴」

教宗所倡導的宗教對話，不只是在教義上溶合，也不是在尋求宗教折衷論或宗教無差別論的理論基礎，使這些理論找到解決方案，上述主張教宗斷然拒絕。

對話的宗旨在於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因而為正義、和平及世界的修好而共同努力。Assisi 或其後連串的諸多會議，目的都是倡導「和平」。每當教宗接見其他宗教的信徒，都提倡大家都要為了人類福祉而共同努力。

在這一方面，解放神學作出了寶貴的貢獻。它表明救恩史因著人類得到解放而成為具體可捉摸的事實。它指出了當地方教會與為解放而掙扎的人們站在一起時，才表達出她所關心和委身的。解放神學和對話神學的旨趣相同，只是表現了教會福傳使命中的不同向度。它們與亞洲的關係尤為緊密，在那裏它們直接面對亞洲人民所面對的挑戰：貧窮和宗教³⁵。

值得注意，今天對解放神學所談不多，儘管教宗本人已宣布解放神學不僅合法，而且必要。可惜，對貧窮及貧窮人的教會今天著墨仍然不夠。希望的是，既然共產主義意識型態的統治已經失敗，馬克思主義不能再毒害為正義奮鬥的基督徒思想，解放神學可在所有的信徒為正義與和平的努力中重拾其尊嚴和地位。這個實踐亦需要與一切宗教的信徒和一切心繫人類福祉的人聯合起來、共同行動。

³⁴ 若望保祿二世，*Redemptor Hominis*, nn. 13-14.

³⁵ A. Pieris, *An Asian Theology of Liberation*, Quezon City 1988 ; M. Amaladoss, *Faith meets Faith*, in *Vidyajyati*, 1985 年 2 月.

七、被釘的基督與聖神

有時，在有關宗教對話的神學辯論中，我們傾向於毫無例外、毫無限制地把一切都歸到聖神的屬性。這樣做陷入了喪失聖神的真正神學意義的危險，使之變得抽象、不確定，以至於一切都可歸其麾下似的。現在筆者將試圖指出聖神與基督緊密地連結；聖神論與基督論，特別是十字架神學的密切關係。

從《若望福音》中我們讀到：十字架上的耶穌「低下頭，交付了靈魂」（若十九 30）。使用希臘字 παρέδωκεν（交付了）是不尋常的。在任何其他的希臘文本中此字都沒有被用來指示斷氣的意思，對觀福音使用了較常見的字眼³⁶。在釋經者看來，「通過使用這樣不尋常的字來宣布耶穌的死亡，若望試圖告訴我們耶穌的死有將聖神應許給眾人的功效」³⁷。

聖若望對耶穌死時情景的描述，在另外一處暗指著聖神：「有一個兵士用槍刺透了祂的肋旁，立時流出了血和水」（若十九 34）。水象徵聖神。耶穌不是這樣說過嗎：

「凡信從我的，就如經上說，從他的心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祂說這話，是指那信仰祂的人將要領受的聖神；聖神那時還沒有賜下，因為耶穌還沒有受到光榮。」（若七 38~39）

在《若望福音》中，光榮的時刻就是十字架和復活的時刻。聖神真正的流溢就是耶穌的被釘及復活。聖神隨著復活基督的呼吸而來，同時我們想到十字架，聖神之水正是從其中奔湧出來。如果聖神的流溢是從十字架開始，祂就根本地與耶穌的死

³⁶ 瑪竇用 ἀφῆκεν；馬爾谷及路加用 ἐξέπνευσεν。

³⁷ B Maggioni, *Il Vangelo di Giovanni*, in AA. VV. *I Vangeli*, p. 1672。另有重要學者，如 S. Lyonnet, G. Segalla, R. Brown, C.M. Martini 以及耶路撒冷聖經等，也都同意這一解釋。

亡緊緊聯繫在一起，帶著基督逾越奧蹟的記號。

《若望福音》進一步地思考就會得到這樣的結論：聖神行動的方式與十字架上耶穌的行動並無軒輊。有關護慰者聖神的流溢，耶穌曾在最後晚餐上有兩處預言。

第一處在若十五 26~27：

「當護慰者，就是我從父那裏要給你們派遣的，那發於父的真理之神時，祂必要為我作證；並且你們也要作證，因為你們從開始就和我在一起。」

聖神不是派遣來給世界，而是給予門徒，祂來是要在耶穌與世界之間展開的大審判中作關鍵的見證，這審判是襯托著耶穌整個生命的背景。審判的結果是給世界定罪，及對十字架上耶穌的讚美。聖神的任務是要見證世界的不義，堅固門徒的使命。稍後不久，若望又回到這個主題：

「我去為你們有益，因為我若不去，護慰者便不會到你們這裏來；當祂來到時，就要指證世界關於罪惡、正義和審判所犯的錯誤。」（若十六 7~8）

在這裏我們再次看到，聖神在整個人類歷史充分光照下，那不斷保持在審判中所扮演的角色，是要透過揭露這個世界的罪、虛空的驕傲和自相矛盾，來為耶穌作證。釋經者很難明確地為罪、義德和審判等術語下定義。但清楚的一點是，聖神在這個過程中與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致：即耶穌的凱旋，揭露了執意拒絕耶穌的這個世界的錯誤和不公。聖神的工作其實是延續在十字架上獲得的正義和判斷。《若望福音》其後一些敘述無非是肯定耶穌與聖神完美的結合。聖神的教導就是耶穌的教導，祂不憑自己講論，只把聽到的講出來（若十六 13~15）。

而且，聖神所講論的主題就是耶穌：「祂要光榮我，因為祂要把由我所領受的，傳告給你們」（若十六 14）。最後，聖神將引導門徒「明白一切的真理」（若十六 13）。B. Maggioni

認為希臘文 *hodgesei eis* 的意思正是：朝向及進入一切的真理。釋經者認為在這節有關聖神的啓示中，我們不是尋求新的真理，而是不斷地深化我們的理解，從表面逐漸深入，進到核心。那核心不是別的，就是耶穌。

上述對聖神角色的分析並不旨在透徹地解釋聖經的或若望的聖神論。這裏要說明的是聖神的使命從來沒有與被釘和復活的耶穌分開過。在聖言和聖神之間完全沒有某些對話神學家所暗示存在的分歧或互替性³⁸。任何意見將聖神從事的角色，或與耶穌的角色割離開來，或使之與耶穌被釘十字架所起的作用互不相干，或企圖逐漸放棄十字架上的耶穌這個具體、歷史的事實，代之以宇宙性的基督，所有這一切觀點都是完全沒有根據的。相反，聖神正是十字架上基督離世之後才賜給我們的，正是聖神將被釘的耶穌與復活的耶穌等同起來，將被釘的耶穌與 *Pantocrator* 基督等同起？「當聖神帶領我們奔向前路，祂其實是在帶我們回到耶穌那裏。³⁹」

我們應該永遠記著耶穌和聖神之間的親密關係，在同一位聖神的光照下，我們察覺出那些福音的預象。這些預象可能表示了聖神對各宗教的創始人，那些宗教經典的寫作，祈禱的經驗和各種宗教傳統中不同的祈禱流派產生影響。聖神使得我們接受非基督宗教世界變得可能，但不是不再理會基督，反而正是以被釘、復活的基督為起點，並繼續仰瞻著祂。

即使在非基督徒的世界，救恩也是從基督作為中保而來，這救恩「實現的超驗性神學條件」⁴⁰，是在將聖神視作被釘及

³⁸ 參閱：L. Sartori, "Dio si Rivela nelle Religioni non Cristiane?", 載於 *Ermeneutica*, 1982 年 1 月, p. 3.

³⁹ G. Bornkamm, *Il Paraclito nel Vangelo di Giovanni*, in *Storia e Fede*, Bologna, 1970 年, p.142.

⁴⁰ W. Kasper, *Il Dio di Gesù Cristo*, Brescia 1984, p.304.

復活的基督的恩賜的神學中找到。聖神和被釘耶穌之間的特殊關係暗示著，存在另外一條途徑，可使救恩達到每一個人：

「這就是人類世界的苦難史。自從基督的十字架在地上豎立以來，在某種程度上，沒有任何人類苦難不被聖神撫慰、並與基督的十字架結合在一起。⁴¹」

甚至祈禱作為宗教對話的一部分也必須仔細考察一番。共同祈禱是否適當？我們該如何祈禱？在組織 Assisi 會議和後來其他聚會時，這個問題被提了出來。但，

「聖神扶助我們的軟弱，因為我們不知道我們如何祈求才對，而聖神卻親自以無可言喻的歎息，代我們轉求。那洞悉心靈的天主知道聖神的意願是甚麼，因為祂是按照天主的旨意代聖徒轉求。」（羅八 26~27）

筆者認為聖經中沒有其他地方，比上述章節更清楚地回答了關於宗教對話祈禱方面的提問。聖神親自督促我們採取信任的態度。看到我們理解遲鈍、猶疑不決，聖神或許會在我們的祈禱中喚醒一些連我們自己都不能完全明白的話語和願望；這就是聖神的工作。因此，祈禱被列為在宗教對話中的首要經驗之一是恰當的。至今，宗教對話會議的主要內容正是為和平共同祈禱。

我們能夠毫不猶豫地指出，共同祈禱正是不同宗教信徒聚會的目標。相互對話是在聖神的幫助和無法言傳的工作中與天主共同建立的。祈禱保證了對話的性質是屬神的，而不會成為爭奪權力、控制對方的工具。希望，借著鑒察人心的聖神的幫助，我們微弱、斷斷續續的禱告得以結出實在的果子，使得天主計劃照亮信者的路途，因為「天主使一切協助那些愛祂的人，獲得益處」（羅八 28）。

⁴¹ B. Forte, *Gesù Di Nazaret*, pp. 329-330.

結論：三個扼要的思想

上面的反省讓我們考慮到，在參與宗教對話時，既不必要放棄，也不需要退縮個人的身分。否則不單會讓人有不安全感，甚至對自己奉獻的也感到不確定。這樣，可能導致無法完全接納對方的身分和貢獻。對話的必要前提是謙遜和對自己信仰的深切意識。

被釘的基督並不是個不方便的、令人尷尬的障礙，故而需要克服，並放棄以基督為中心的神學。相反，被釘的主一方面向我們呈現聖三的面容時，也同時揭示了與所有宗教的信者進行對話的基礎、參考軸和目標。十字架神學毫不含混地表明，天主聖三的教義是不容妥協的。天主就是天主，人就是人。這使我們確信，要參與對話，並不需要背叛自己的信仰，也不要中止信仰或認為它只具有相對而非絕對的價值。必要的是，要謙遜地認知到，天主對人類的作為並不總是被人類所知悉或理解的。

對受苦者的關心，使貧窮人得釋放，讓人類和解，乃是當今宗教對話的主要目標。通過合一的祈禱，對話的屬靈本性將得以保存和光大。